

人世间

风过敕勒川

●刘忠深

乌兰察布的夜，总比别处来得深沉浩大，当最后一抹夕阳被起伏的草浪彻底吞没，天地间便只剩下了唯一的主宰——风。我推开窗，风灌进衣领，恍惚间，四十年前的风竟与现在的风在掌心交汇——那是带着黄土腥气的故乡的风，存在我的记忆深处。

20世纪70年代的张家口坝上，日子是苦的，风是硬的。脚下的土地像一块被岁月啃噬的老骨头，坚硬而皴裂。远处的群山如铁兽般横卧，像是一道无法逾越的屏障。风在耳边怒吼，我对着群山高呼：“我要出去！”声音虽然被大风撕成碎片，却在我的心底生了根。

1979年秋，我终于如愿以偿，考上了大学。当我背着打着补丁的行囊离开坝上时，风正卷着枯叶，像母亲的呜咽声，追在我的身后。而我则像一只挣脱牢笼的小鸟，一头扎进了城市。果真，城市里的风吹过柏油马路时带着香臭味，掠过玻璃幕墙时碎成霓虹的光斑，扫过熙熙攘攘的人群时却变成了温柔的抚摸。在这里我如鱼得水，在图书馆认真读书，在宿舍灯下熬

夜学习，享受着文明的洗礼与现代生活的熏陶。我以为终于挣脱了风的桎梏，然而，命运就像这草原上的风，永远无法预判下一秒它会将云推向何方。大学毕业后，阴差阳错，一纸调令，我竟又回到了高原，来到了与坝上一脉相承的乌兰察布，成为集宁二中一位普通的语文教师。

初到乌兰察布，风依旧是熟悉的凛冽，难道我拼尽全力走出大山，就是为了在这同样的风声中耗尽余生吗？

黄沙漫过窗沿，在讲台上积成薄薄一层。第一堂课，我望着台下六十双眼睛——那是被风沙吹得发红的眼，却亮得如同草原上的星星。他们看着我，就像看着一个从神话里走出来的人。后排有个大个子女生，手里攥着用报纸包了三层的课本，“老师……”她忽然开口，声音不大，却像一颗石子砸进寂静的课堂，她微微仰起头，直直地望向我：“您见过大海吗？”

窗外的风正穿过没关严的窗缝，呜呜地叫着，把她的声音刮得发颤。可她的眼睛里没有怯懦，反而亮得惊

人，那日光穿透了飞扬的粉笔灰，刺进了我的胸膛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将粉笔轻轻放回板槽里，迎着女孩的目光，违心却也是郑重地点了点头。

“见过”我听见自己可笑的声音在教室里响起，像在念诗：“大海很蓝，浪很高，风里有咸咸的味道，它比草原更辽阔，比群山更自由。”

下课后，她塞给我一张在作业本纸上画的“大海”：蓝色的波浪里漂着几尾歪歪扭扭的鱼，岸边用红笔写着“老师说的远方”。我摩挲着纸上的折痕——原来风从未困住谁，它只是在筛选那些真正想破土而出的种子。

春天到了，春风拂过沉睡的草场，唤醒了嫩绿的芽尖。我带着孩子们去草原认草。一名来自牧民家庭的黝黑的男生蹲在地上，指着一株沙蒿说：“老师，这种草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，它的根能扎到地下三米深。”说话间，风吹起了他的衣角。我似有所悟，回到教室，我在黑板上写下“远方”二字，告诉学生们，也像在告诉自己：风里有种子，也有希望，风会把种子吹向四方，但只有扎

根深的植物，才能在风中站成风景。

夏天的风，裹着青草味涌进校园，我和孩子们在操场上席地而坐，一起谈论着李白杜甫，谈论着草原以外的世界。风把他们的笑声吹得很远很远，仿佛要传到天际。

忽然，班里岁数最小的女生高举右手：“老师，我们的风里也有诗。”

我笑着说：“是吗？”

她高声朗诵起来：“天苍苍，野茫茫，风吹草低见牛羊”，风从她唇边掠过，竟真的带着韵律。

秋风吹过的乌兰察布，总带着一种丰收的味道和收获的宁静。我坐在窗前批改作业，风里飘来打草机的嗡鸣和琅琅读书声。我手中的笔在纸面划出的红色轨迹，恰似秋风在草原上书写的彩色诗行。班上年龄最小的女生在作文里写道：“老师，以前我觉得秋天是离别，现在才知道它是新的开始”；那名黝黑的男生用蒙汉双语标注的数学公式，让复杂的数学题有了草原的辽阔；就连总爱打瞌睡的“胖墩儿”，也在实验报告中认真记录：“风速

每增加1米/秒，蒲公英种子能飞更远”……这些被秋风翻动的纸页，何尝不是教育者最珍贵的收获？

到了冬日，风是草原最冷峻的导师。那天清晨，我冒着风雪走进教室，炉火正把孩子们的脸蛋映得通红。

“老师，今天我们能去外面玩雪吗？”“胖墩儿”仰起脸问。

我笑着点头：“当然，今天的第一课，就叫风的艺术！”

操场顿时成了天然实验室。风卷着雪沫扑面而来，黝黑的男孩却张开双臂迎着风奔跑：“老师！风从西边来的时候，雪粒打在脸上生疼！”可他马上又停下脚步，用手丈量雪地上的波纹：“您看，风的脚印是斜着的，多像蒙古马的蹄印呀。”

高个子女生忽然蹲下身，伸出冻得发紫的手接住一片飘落的雪花，睫毛上沾着细碎的冰晶：“老师，您看——风是不是像剃刀？把水汽凝结成了六角冰花。”她的声音被风吹得发颤，眼睛却比雪光还亮。

我笑着蹲在他们身边，指着被风

吹出的雪窝：“你们看，风能把种子藏进最温暖的地方，同样也可以把雪塑造成艺术。”孩子们忽然安静下来，望着操场上的雪丘——那些起伏的轮廓，不就是地理课本上的等高线吗？

当最后一片雪花在春风中消融，四十载光阴亦在风中凝结成霜，落满我的鬓角。去年深秋，赋闲中的我在黄花沟偶遇当年的那个高个子女生，她穿着蓝色工装，指着远处旋转的风机笑道：“老师，咱们的风现在能发电了。”那一刻，风带着青草与电流的气息拂过，我恍然彻悟：教育的意义，便是陪孩子们在风中辨认每一片雪花的形状，让他们终于有一天能读懂风的语言。

夜深了，集宁的万家灯火在风中摇曳，犹如无数颗被故乡之风点亮的星辰。我轻倚窗棂，任由这携带着青草与麦香气息的风，伴着城市的斑斓流光拂面而来。我豁然开朗，风过敕勒川，我失去了年少时的迷茫与渴望，拥有了桃李成蹊的芬芳与岁月沉淀的安然。

（来源：白泉山书院）

梵音渐杳 赤韵长留

——记卓资县红召宝化寺

●侯晓华

大青山支脉绵延起伏，九龙湾清流静静流淌，卓资红召这片山水之间，藏着一座饱经沧桑的古召——红召宝化寺。

我曾有幸在红召乡履职，经常踏访宝化寺旧址，聆听乡中老者口耳相传的往事，徘徊于残存遗迹之间，触摸岁月镌刻下的斑驳印记。那些远去的香火，风云往事、传奇故事，久久萦绕心头，沉淀为难以忘怀的故土记忆。

红召宝化寺，蒙古语称作葛根苏莫，藏语名拉其灵。世人俗称“红召”，因庙宇院墙遍涂朱红而得名。古寺坐落于原红召乡政府驻地西北，占地面积四千一百平方米，殿堂僧舍、庙仓房庑逾百间，坐拥草场与土地，一度是察哈尔南麓颇具影响力的藏传佛教圣地。

古寺历经三度迁徙，三易其名：始称红召小庙，继而更名为红召西半山坡小庙，最终定名宝化寺。当年建庙之时，远从晋北宁武采伐木料，就地烧制砖瓦，专程延请山西五台山工匠前来营造，融合汉地营造技艺与草原召庙建筑风格，群山之间楼阁层叠，三层佛殿巍峨矗立，前佛殿大院长四十米、宽三十米，红墙肃穆，廊庑相连，正亭、独宫、耳房错落排布，鼎盛时期先后有九位活佛传驻驻锡，晨钟暮鼓响彻山谷，四方牧民、信众纷至沓来，香火绵延百年。

一方古召，不止诵经礼佛，更是烽火岁月里一方隐秘的避风港湾。大青山革命斗争风起云涌的年代，宝化寺的僧众深明民族大义，心怀国家，秘密为大青山抗日游击队提供支援。寺庙地处深山要道，地势隐蔽，庙内广阔的仓房、偏院，时常用来掩护往来的革命战士。僧人们利用出入山林放牧、礼佛的便利，悄悄传递情报，收纳伤员，暗中筹集粮食、药品。

在白色封锁的艰难岁月里，青灯古佛之下，召庙打破出世的沉寂，成为大青山革命链条上一处安静的驿站。宗教向善的本心与民族救亡的大义在此相融，这段鲜为人知的往事，藏在九龙湾的山壑之中，镌刻在宝化寺的历史里。山河危亡之际，古召没有置身事外，塞外僧人与革命志士守望相助，共同抵御乱世风霜。

硝烟散尽，红日东升，古老召庙延续着赤诚的家国情怀。抗美援朝战火燃起，远在塞外深山的宝化寺心系前线，寺内僧众主动慷慨捐献。拿出折合新币一千四百元的旧币、白银五百两、银元宝十枚、银圆六百块，又变卖牧场牲畜，倾尽庙中积蓄支援保家卫国的正义之战。关山万里，烽烟隔不断塞外故土的一片丹心。深山古召，以实际行动诠释着草原儿女朴素炽热的爱国担当，这段史料，成为卓资大地上弥足珍贵的红色记忆。

世事浮沉，盛衰有时。动荡年代，宝化寺殿堂楼宇损毁严重，僧舍倾颓，佛像蒙尘，绵延百年的宗教活动被迫中断。昔日人声鼎沸、梵音缭绕的古召，渐渐归于沉寂。我工作在红召之时，多次驻足遗址，断垣残草之间，依旧能够想象当年殿宇巍峨的模样。风穿过残存的墙基，仿佛还回荡着久远的诵经声；山间溪流依旧奔涌，见证古召百年来的起落悲欢。

当地人代代相传，把古寺营建的传说、支援革命的义举、捐献家国的故事口口留存，不让这段历史湮没于荒草尘埃。辉腾梁长风不息，九龙湾碧水长流。红召宝化寺，是藏传佛教文化扎根察哈尔草原的历史见证，是蒙汉各族交融共生的文化坐标，更是一座浸润红色基因的塞外古召。它承载着草原的信仰，记录着大青山革命的艰苦征程，留存着一方百姓忠义向善的精神底色。

时光不会遗忘山河往事。伫立遗址远眺，群山静默无言。那些僧众，那些革命者，那些守望古寺的乡人，都化作岁月长河里的星光。红召宝化寺的传奇记忆，深深扎根卓资红召的土地，提醒后人铭记历史、珍视和平。愿更多人知晓这段山水间的过往，守护好大青山脚下这份厚重而珍贵的乡土文脉，让古召流传百年的忠义与温情，长久传递在辉腾梁下、大黑河畔。



晴郊猫闲立

周文静摄

温度

●赵世兰

一树果香的诺言

力，浑身难受。后来才知晓，那些外表光鲜的李子，都是药水催熟的，看似饱满成熟，实则生涩未熟，残留的农药，最终引发了严重的身体过敏。

那一刻，满心期待尽数落空，只剩下身体的不适与无奈。市集的速成香甜，终究是虚假的伪装，是流水线催生的浮华，没有自然生长的沉淀，更无岁月滋养的纯粹，最终以一场病痛，给了我深养的警醒。

爱人下班归家时，恰好看见我狼狽难受的模样，脸颊红肿，精神萎靡，连说话、吞咽都格外艰难。他常年深耕电力系统，半生与线路、灯火为伴，性格沉稳踏实，做事勤恳细致，见不得半点虚浮伪劣。看着我被几颗劣质李子折腾得身心俱疲，他眼底满是心疼与不忍，轻声安抚我的同时，郑重许下了一个朴素的誓言。

他说，往后不再买街边催熟打药的果子，我们自己种树，种李子、种杏树、种苹果树。不用催熟剂，不打残留药，任凭树木沐浴风雨、吸纳阳光，自然生根、抽枝、开花、结果。等到硕果累累之时，让我吃上最干净、最纯粹、最地道的天然果实，岁岁年年，吃个尽兴安然。

一句朴素的诺言，没有华丽的辞藻，却重若千钧，藏着最真挚的偏爱与守护。自此，一方小小的庭院，便成了他耕耘温柔的天地。平日里，他坚守岗位，履职尽责、默默奉献，守护一方灯火通明；闲暇之余，便俯身庭院，悉心照料几株小小的果苗。

春风回暖，他松土除草、引水浇灌，细细修剪杂乱的枝丫，静待嫩芽破土、新枝抽长；夏日炎炎，他耐心守护树苗抵御酷暑风雨，看着细碎的花苞悄然绽放；秋日天朗，他静待花果孕育，守望枝叶繁茂、硕果缀枝；冬日霜寒，他为树干培土保暖，护一方生机静待来年春暖花开。

电力人的坚守，是日复一日的精益求精、踏实笃行。这份严谨与热忱，也被他尽数倾注在几株果苗之上。他从不急于求成，不刻意催生花果，只遵循自然时序，静待万物生长。春去秋来，寒暑更迭，曾经纤细孱弱的果苗，慢慢扎根土壤，枝繁叶茂，在时光里缓缓蜕变。

岁月不语，自有馈赠。又是一年盛夏，庭院里的李子树终于迎来了挂果时节。阳光穿过层层叠叠的绿叶，细碎的光斑落在枝头，一颗颗紫红饱满的李子缀满枝头，沉甸甸压弯了枝条。微风拂过，果香清浅纯粹，没有半

点工业药水的异味，只有阳光雨露滋养的天然清甜。

伸手摘下一枚熟透的李子，果皮轻薄软糯，果肉饱满透亮。入口酸甜多汁，果香浓郁绵长，是记忆里最纯粹的夏日滋味。没有生涩苦涩，没有农药残留的隐患，每一口，都是自然生长的诚意，都是岁月沉淀的温柔。

咬下这一口安然的清甜，往事倏然涌上心头。想起那年广场上的劣质果子，想起那场难熬的病痛，更想起爱人一句承诺、数年坚守的温柔。世间最珍贵的甜，从来不是唾手可得的光鲜，而是有人将你的细碎喜好放在心上，用数年光阴默默耕耘，为你隔绝世间虚浮，予你岁岁安稳甘甜。

街边的鲜果年年更迭，速成的甜转瞬即逝，唯有庭院的果树，岁岁生长、年年结果。爱人守一树花开，候一季果香，用数年耕耘，兑现了最初的诺言。

这一方庭院的累累硕果，藏着人间最质朴的深情。一树甜蜜，消解了过往的酸涩与缺憾；岁岁相守，温暖了寻常烟火日常。原来最好的生活，便是有人护你无忧，予你清甜，岁岁年年，安然相伴，温暖绵长。